

A N E X P E N S I V E E D U C A T I O N

NICK McDONELL

风靡全美的畅销书《十二》作者的力作

一边用精炼的语言织出一个骇人的国际阴谋，一边以辛辣嘲讽的腔调绘出华丽光环下真实的哈佛校园。犀利的笔触中尽显对浮华堕落的校园文化的批判。字里行间掩饰不住的慧语灵动在不经意间撩拨着你的神经，足以解释为何有人声称他的作品开辟了文艺小说的又一个新时代。

昂贵的教育

(美) 尼克·麦克唐内尔 著
· 梁兵 卢鑫莹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昂贵的教育

(美) 尼克·麦克唐内尔 著

梁 兵 卢鑫莹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昂贵的教育 / (美) 麦克唐内尔 (McDonell, N.) 著;
梁兵, 卢鑫莹译.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3. 9
书名原文: An Expensive Education
ISBN 978-7-215-08601-2

I. ①昂… II. ①麦… ②梁… ③卢… III. ①长篇
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3288 号

图字 16-2013-130

Copyright © 2009 by Nick McDonell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20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谍色象牙塔

数十年以来，“常春藤”高校联盟与美国中情局难以言喻的纠葛一直是作家笔下经久不衰的素材，足以赚得无数眼球。但其中多数都不能免俗地成为智者回忆录，讲述着冷战时期的传奇故事，充斥着各种老掉牙的桥段。如今，现年27岁的麦克唐内尔——17岁就以《十二》（*Twelve*）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新星，用新书《昂贵的教育》为这一题材注入了新的活力。

2002年，新书庆祝会上的尼克·麦克唐内尔尚未到法定的饮酒年龄，他的出版商，声称看着尼克长大的摩根·恩特里金，代他发表了祝酒词。而彼时，那位年仅17岁的作者正坐在餐厅外的门廊上与朋友煲电话粥。

短短几个月内，新书《十二》（*Twelve*）在国内外书市炙手可热，民众铺天盖地而来的狂热追捧盖过了业内媒介内心翻涌的妒意。2005年，麦克唐内尔的第二本书问世之际，纽约的杂志特地为他做了专访，硕大的标题令人目眩：“不要因为他的年轻、英俊、幸运、完美、新作即将华丽上市而妄生恨意”。

在25岁那年，麦克唐内尔终于到了那个年纪，一个能写出

一本好书却不致被震诧的口水湮没的年纪。而幸运的是，他再次证明了自己。《昂贵的教育》讲述了一名来自哈佛的年轻特工的故事，对麦克唐内尔本人或间谍题材来说虽不足以令人啧啧称奇——但字里行间掩饰不住的慧诘灵动都在不经意间撩拨着你的神经，足以解释为何有人声称他的作品开辟了文艺小说的又一个新时代。

故事的开篇就惊心动魄：在肯尼亚和索马里边界的一个反叛军营，一名叫迈克尔·提克的中情局特工以环保人士的身份与一位著名的“自由战士”哈塔西接头，并向其交付两万五千美金。但不多时，营地便遭受空中和陆地袭击，被摧毁殆尽。三十条无辜的生命在他的眼前被生生攫取，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孩童。提克虽侥幸死里逃生，却始终无法查明这场袭击的幕后推手。小说沿着他尝试寻找事情的真相而铺陈，提克和这本书的另外几名主人公——“自由战士”哈塔西，聪颖的哈佛“天之娇女”简，逐渐迷失自我的戴维，因撰写哈塔西圣传而刚刚荣膺普利策奖的苏珊·洛厄尔教授——全部面临着各种艰难的抉择：信任、名誉、尊重。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选择正确道路的代价是巨大的，尤其是当寻找“正确”道路都举步维艰的时候。

这本书的迷人之处在于，作者成功地在不同的场景间巧妙切换，游刃有余。上一幕提克还在环视废墟中哈塔西的村落，下一幕读者的眼前却呈现出郁郁葱葱的哈佛校园。两大背景相互交织，2007年才从哈佛毕业的麦克唐内尔在《昂贵的教育》中一边用精炼的语言织出一个骇人的国际阴谋，一边以辛辣嘲讽的腔调绘出华丽光环下真实的哈佛校园。犀利的笔触中尽显对浮华堕

落的校园文化的批判，令人不由得心生疑惑：是什么驱使麦克唐内尔在一部又一部作品中将尖锐的笔锋对准这个曾滋养过他并依旧为他前进的道路铺设光环的母校呢？他又是怎样一遍遍地回答朋友和家人的质疑，连连摆手说“噢，不，我写的真的不是你”呢？

勿需多言，书中少不了出类拔萃的好学生：提克——金发碧眼的完美青年——与麦克唐内尔同龄，毕业后在中情局效忠祖国。这样的男主人公自然是男孩心中的英雄，女孩梦里的白马王子。随着书中时空的不停流转，我们看到了提克如何应征入伍、受训为特工；看到了一个天资聪慧的赛跑好手，一个掌握多门语言的奇才，外加酒量过人；看到了一个恪守原则、性格内敛、富有爱心，当然英气逼人的完美男人。姑娘们，这些还远远不够。喔，老天！他居然还是舞池中优雅的绅士！

在打斗环节的描写上，麦克唐内尔似乎对读者颇为吝啬，但这种场面一经出现，必定精彩纷呈，令人血脉贲张、欲罢不能。但令我们更感欣慰的是，虽说令人眼花缭乱的矫健身手是撰写间谍题材小说不可或缺的元素，“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麦克唐内尔却用更多的笔墨渲染了主人公提克的内心纠葛，与自我的“搏杀”。这位勇敢的哈佛毕业生只想“尽心尽职做事，清白正直做人”，但这项祖国交付的任务却给他的内心带来了无尽的伤害。面临上级的命令与内心的呐喊，提克又会如何抉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译者于河南农业大学）

“你相信吗？”

“并非全信。他们没什么值得我们相信的，不是吗？——甚至也没什么值得我们怀疑的。家庭高于一切，个人胜过所有虚无。”

“任何个人吗？”

——格雷厄姆·格林，《哈瓦那特派员》，1958



目 录

1 第一部

123 第二部

195 第三部



第一部

这个任务的确很轻松。给一个叫哈塔西的反叛分子送些钱外加一部手机，顺路看看周遭的情况。这个人完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提克翻阅完哈塔西的档案后的第一反应。哈塔西，孤儿，自由战士，自学成才的人道主义者，精神领袖。

波士顿，马萨诸塞州，200X年

秋夜，维多利亚街区沉浸在漆黑清冷之中，四周鸦雀无声。苏珊·洛厄尔教授走进屋内，轻声关上房门。上楼探视孩子们的途中，经过走廊，她看到了镜中的影子。她静静地，欣赏着镜中眉头微蹙的自己。还未到午夜时分，女儿、儿子、还有自己的丈夫，都已进入梦乡。她心头涌起了丝丝不快，这种感觉如潮水般向她袭来又退去。

她来到楼下，拿起遥控器，对着壁挂电视开始搜寻频道，最后定格在官方新闻台。发髻散落，但身上的套装和脚上的高跟鞋却还未褪下。她认得新闻里的几名候选人，当她看到自己的倩影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宽阔的嘴角禁不住微微上扬。她想，自己在获奖瞬间所体味到的快乐有生之年都无法逾越了吧？她刚刚荣获了著名的普利策新闻奖，但梦中的丈夫还浑然不知。

随它去吧。

她走进厨房，开了一瓶红酒，从橱柜里取出一只精巧的玻璃杯。回到客厅，她将自己整个人蜷进布艺沙发里，边看新闻，边啜饮几口。饮尽半瓶红酒，她来到楼上卧房，褪去衣衫，与依旧睡眼蒙眬的丈夫融为一体。她告诉他获奖的消息，之后他们聊了会几天。激情退去换来满身疲惫，徘徊在半梦半醒的边缘，她想，为什么我会感到恐惧？

1

肯尼亚和索马里边界，200X年

那天早晨，一个名叫迈克尔·提克的美国年轻人开车一路向北驶去，穿越随风摇曳的灌木丛，肩负着一项由现今全世界最强大的政府所颁布的使命。天空飘来一枚风筝，随着印度洋上吹来的风在他头顶轻轻舞动，应和着他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在人迹罕至的小道上颠簸的节奏。提克并不急于在午后顶着炽热的太阳赶到那个小村落。早些时候会更凉快，或许会更平静。

这个任务的确很轻松。给一个叫哈塔西的反叛分子送些钱外加一部手机，顺路看看周遭的情况。这个人完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提克翻阅完哈塔西的档案后的第一反应。哈塔西，孤儿，自由战士，自学成才的人道主义者，精神领袖。提克所接受

的训练令他对这些字眼异常警惕，正如古语所说“全则必缺，极则必反”。哈塔西是殖民地民众的一线曙光。

但提克已经在国内过了一年半远离硝烟的舒适生活，这令他禁不住想，生活原本就该是这样。或者至少，他没有什么必须的理由再那么拼命了。他找不到理由，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当他将车驶入那抹棕绿色的风景时，他感到了一些解脱，游离在车外的景色中，远离枪火。他忽然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完美的任务，但可惜他却不是那个执行任务的完美人选。他将这些胡思乱想归结于神经太过紧张，继续飞速疾驶，以他二十五岁的年纪，他觉得这才是职业的做法。

车后座堆着五个行李箱。穷困的旅行者携带的那种廉价行李，粗鄙的塑料质地。它们是提克身份的另一种掩护。他停下车，给村里的联络人拨了个电话，确认他现在的方位。得到的答复是顺利抵达，没有丝毫延误。

回到驾驶座，提克看到远方的地平线上影影绰绰有动静。小路的尽头，一簇金合欢树丛的间隙里扬起一片尘埃。一百多英里的路途中还还是第一次看到扬尘，他踩了脚油门。扬尘若隐若现，在树丛后面升起。运气好的话可能是一路疯狂的越野车队，如果运气太坏——提克脑海里浮现出降临在他前任身上的厄运，内脏被挖出，腹部被生锈的刀片划得一片斑驳，之后被绑在树上，任其自生自灭。那帮刽子手真是连一颗子弹也舍不得浪费。

三辆汽车在前方停了下来，列队横在小道上。提克也在相距

一英里的地方停下车，透过单筒望远镜观察他们的举动。车队中有一辆白色面包车，是日本游客平时乘坐的那种，还有两台生锈的皮卡。提克看见车厢里跳下几个人，从面包车车顶拖下来一个金属的挡车栏杆。所有人都全副武装。

索马里土匪^①，提克想道，不由警觉起来。在阿姆哈拉语中，他们被称为“社会性土匪”。最精炼的语言，集万千含意于一体。一群不法之徒。他开车向他们驶去。

★ ★ ★ ★

提克数了数，这帮索马里土匪有二十二个，都在静候他的到来。匪徒比他想象的年轻，而且从横在路上的面包车和架起的金属路栏来看，他们还挺有钱。应该是挺精明的一伙，提克想道。

两名男子挡在路栏前。一人身穿迷彩裤，T恤衫胸前印着大大的美国中小学校“抵制毒品教育计划”的英文缩写DARE。另一人身穿网纹短裤，卡其布狩猎衬衣。两个人都扛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短裤男肩上还挎着一个枪套。

“你好。”提克减缓车速，将头伸出窗外。最好还是说英语，真是白痴语言^②。

“检查站。”穿着禁毒T恤的男子说。

①Shifta：常见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语言，意为匪盗强人之流。

②Lingua idiota：拉丁语，意为“愚蠢简单的语言”。

提克停下车，并没有熄火，而是朝小道两边望了望。他可以强行开车越过这伙人，但他们会追上他，朝他的轮胎开火，就算子弹会打偏，但车玻璃也难逃一劫。情况还可能更糟糕，还是聊聊为妙。一个小男孩攥着把切肉刀盘着腿坐在路边，盯着提克。奇怪。通常索马里土匪里是没有孩子的。提克冲男孩挤了挤眼，但是男孩无动于衷。

“检查站？”提克尽其所能模仿着当地人的口音问道，“谁指派的？”

眼前的两名男子对视了一下，网眼短裤变戏法一般从肩上的皮套里摸出一把老式点38左轮手枪。“受哈塔西将军的命令，”他说，接着拿枪柄敲了敲车后门，“里头是什么东西？”

“见鬼！”提克配合着他们演戏，郁闷地双手掩面。

这伙人不由分说拉开车门，拖出手提箱扔在了泥地上，粗暴地扯开了其中一个。

“你们没看见手提箱有拉链嘛。”提克说。

当满满一箱灰绿色的阿拉伯茶呈现在他们眼前时，人群中爆发一阵欢呼。

提克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有意见？”那个发号施令的皮套男问道。

“没有。”提克赶忙满脸堆笑，探出一只手到车窗外。“我叫提克。”

“我是指挥官莫拉那。”网眼短裤显然有些惊讶，握住提克

的手轻轻晃了两下。提克冲他咧嘴一笑，莫拉那也不屑地摸摸下巴算做是一种回应。这个男人看来心情不错，心不在焉地应付着提克，而这时他的部下都在为能从独行在这里的陌生男子身上截获这些毒品而感谢老天。

莫拉那的手下当天上午一无所获。但是，莫拉那细细想来，他们似乎近来一直都无甚收获。他本可以选择把装茶的车也一并开走，但哈塔西的命令如山——要克制。上回他们杀死了一个美国特工，引得哈塔西一场盛怒。我们怎么能将自己的盟友绑在树上！之后哈塔西迅速恢复平静，并很快发表了演说。误会总会发生，他总结道，但要懂得克制自己。莫拉那为哈塔西在自己犯下重大错误时能够宽容而心存感激。

莫拉那给了提克一点阿拉伯茶。提克拿过丢进嘴里嚼了嚼。他不喜欢这苦味，像卷心菜。“我能留一箱吗？”他问。

“一箱，”莫拉那敷衍地笑了笑，“你打算怎么留一箱？”

还没等提克回答，莫拉那就打断了他，“想都别想。”他说。他的手下开始装车。提克注意到，那盘腿坐着的男孩，注意力早已不在这次抢劫行动上了，他正拿着刀在干泥巴上画画。一个稍大点的男孩唤了他一声，其余匪徒将金属路栏扔回车的顶部，发出“砰”的声响。

在驶过他身旁时，莫拉那还透过卡车玻璃冲他挥了一下手。

提克把嘴里的阿拉伯茶吐出窗外，目送着他们消失在小道的尽头。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成箱的阿拉伯茶还挺管用。他依旧

不必匆忙赶路。

车行数英里，几小时后，绵延不绝的小道尽头，灌木丛终于隐去，露出遍布岩石的平原，一条波光粼粼的溪流首先跃入眼帘。岸边立着一颗歪歪扭扭的棕榈树，散落着零零星星十几所农舍，周遭是羊群，孩童们像是油画里的守护天使。提克很喜欢眼前的景色。他把车停在村外几百码的地方，以免惊扰到围栏里的牲畜。几头山羊懒懒地朝他的“陆地巡洋舰”膘了几眼。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打开手套箱，取出一个密封的联邦快递信封。他下了车，抻了抻腿，感受了一下这里的温度后套上了件皱巴巴的卡其布夹克。他去哪都穿着同样的衣服，现在的温度穿这个还算合适。他并不是怕晒，而是因为他那苍白的皮肤被紫外线永久性地灼伤了。不过他并不在意，在新英格兰地区度过的几个冬天已足够令他忘却这些不适。他检查了下腰带上别的西格-绍尔P220手枪^①，把信封夹在胳膊下，踏过焚烧过后干枯碎裂的草皮，向迎面而来的孩子们走去。孩子们身后，母亲们斜倚着门框，冷冷地瞧着。

孩子中最好奇的那个来到他的膝前，望着提克。提克用当地口音跟他打招呼，孩子还太小，并没有发现操本地口音的陌生人有什么异样。

^①SIG-P220：全称SIG-SAUER P220手枪，是20世纪70年代瑞士SIG公司研发，德国SAUER公司生产的一种手枪。

“要不要猜个谜语？”提克笑着说，露出一口好看的小白牙，比孩子见到过的大人的牙齿都要好看。

“要！”孩子欢快地答道。

“什么房子没有门？”提克问道。其实这是个很经典的谜语，也不难猜，谜底是鸡蛋。但是孩子确实太小了，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提克的判断是正确的，孩子跑开了，去向他的伙伴们求助。

提克的出现引起了村子里所有人的警惕。两个十多岁的男孩儿端着把老式恩菲尔德步枪冲提克走来，其中一个开口问提克来做什么，讲的是英语。

“来见哈塔西。”提克用当地话乐呵呵地答道，着实令两个少年吃了一惊。

两人对视了一眼，假装对眼前的情况进行了短暂的思索，接着趾高气扬地让提克跟在他们身后走。一行人来到小溪旁，那棵棕榈树下，三个男人盘坐在一条厚厚的旧毛毯上，拿着小碗在品尝骆驼酸奶。其中两个全副迷彩，另一个，穿着一件白色的穆斯林斗篷。提克立即认出他就是哈塔西本人。提克来到近前时他们三个都站了起来，哈塔西是三人中最矮的，身材壮实，略微有些发福。提克注意到他的肤色似乎并不很深，但整个人棱角分明。他拄着根手杖，扶手的部分是一颗动物头骨，提克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他眼窝深陷，眼神坚定地望着提克，并遣散了自己的手下。两个迷彩服跟两个少年一起沿着小河离开了。当哈塔西确认